

東坡樂府箋

上

重刊國朝詩歸

上

東坡樂府箋

上

孝感



東坡樂府箋目錄

序論

夏敬觀序

夏承燾序

東坡先生墓誌銘

東坡詞評

卷一

浪淘沙

昨日出東城

南歌子

海上乘槎侶

行香子

一葉輕舟

祝英臺近

挂輕帆

瑞鷓鴣

城頭月落啼鳥

又

山影裏紅旗

臨江仙

四大從來都徧滿

南鄉子

晚景落瓊杯

行香子

攜手江村

昭君怨

誰作桓伊三弄

醉落魄

輕雲微月

蝶戀花

雨後春容清更麗

少年遊 相去年送年

卜算子 江蜀客到

江城子 玉人家在鳳凰山

又 鳳凰山下 雨初晴

虞美人 東湖山信是 東南美

訴衷情 錢塘風景 古今奇

菩薩蠻 玉童西逐 浮丘伯

又 娟娟缺月 西南落

江城子 翠蛾羞黛 怯人看

菩薩蠻 秋風湖上 蕭蕭雨

清平樂 清淮濁汴

南鄉子 回首亂山橫

南歌子 苒苒中 秋過

泛金船 無情流水 多情客

南鄉子 東武望 餘杭

又 涼簾碧 紗廚

又 寒雀滿 疏籬

浣溪沙 縵紗危樓 紫翠間

又 白雪清詞 出坐問

南鄉子 裙帶石榴紅

又 旌旆滿 江湖

定風波 今古風流 阮步兵

減字木蘭花 惟夢佳 熊

河滿子 見說岷 峨悽愴

菩薩蠻 天憐豪俊 腰金晚

鵲橋仙 緜山子 仙

阮郎歸 一年三度 過蘇臺

醉落魄 蒼髮顏 華髮

菩薩蠻 玉筍不受 珠屨暖

減字木蘭花 鄭莊好客 莊

南歌子 欲執河 梁手

采桑子 多情多感 仍多病

更漏子 水涵空

醉落魄 如分昨 攜

浣溪沙 長記鳴琴 子賤堂

沁園春 孤館青 燈

永遇樂 別長時憶

減字木蘭花 響空牀

蝶戀花 三鐙五火錢塘

江城子 兩茫茫生

雨中花慢 時今歲院花

江城子 少年夫聊發

水龍吟 竹楚山雲修

減字木蘭花 令賢尹說

蝶戀花 交簾外東風

滿江紅 無天情豈

殢人嬌 別時駕

望江南 老春未

又春已 老

滿江紅 東武南城

水調歌頭 時明月幾

畫堂春 柳花飛處

江城子 前瞻山馬耳

又相從不覺 又初寒

南鄉子 不到謝

陽關曲 濟南春好

蝶戀花 花自籬無風

殢人嬌 滿院桃花

洞仙歌 臘南

陽關曲 暮雲收盡

水調歌頭 安石在海

浣溪沙 已別姑蘇

臨江仙 自相從

浣溪沙 照見日深紅

又旋抹紅妝 看使君

又麻葉層層 葉光層層

又籬衣巾 落棗花

又輓草平莎 過雨新

又慚愧今年 二麥豐

又縵紗紅妝 照淺溪

永遇樂 明霜月

千秋歲 淺綠

陽關曲 受降城下

江城子 天涯流落

減字木蘭花 玉觴無味

西江月 山堂過下平

南歌子 山雨蕭蕭

又 日出西

又 雨暗初疑夜

又 帶酒衝山雨

雙荷葉 雙溪月

漁家傲 河漢皎女牽牛

臨江仙 細馬遠馱雙侍女

西江月 世事大夢一場

定風波 兩暈輕紅

少年遊 玉肌鉛粉

又 銀塘朱檻麴塵波

浣溪沙 覆塊青蘇未

又 醉夢昏昏

又 雪裏餐蘇例

又 半夜積蘇山

又 萬頃風濤

江城子 昏猶是雨纖纖

滿江紅 西江來

卷二

水龍吟 小舟橫

江城子 夢中了了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浣溪沙 山下蘭芽

西江月 照野瀾

滿江紅 憂喜相尋

哨徧 為米折腰

漁家傲 些小白髮

定風波 雨洗娟娟嫩葉光

洞仙歌 玉冰肌

念奴嬌 東去江

又 憑高 眺遠

南鄉子 霜降水痕收

臨江仙 夜飲東坡 醒復醉

減字木蘭花 嬌多媚 殺

又 雙鬢 綠墜

又 天真 雅麗

又 柔和 性氣

又 天然 宅院

西江月 龍焙今年 絕品

菩薩蠻 碧紗微露 纖縵玉

醉翁操 然

卜算子 缺月挂 疏桐

滿庭芳 三三 年年

水調歌頭 落日樓 簾捲

蝶戀花 別酒勸君 一醉

醉蓬萊 一笑勞生 一夢

好事近 紅粉莫 啼

西江月 點點雨樓 頭

定風波 常羨人間 琢玉郎

鷓鴣天 竹林斷山 明

十拍子 白酒新 醞

南歌子 衛後元 敷

瑤池燕 春花成陣 春心困

滿庭芳 歸去 來

西江月 別夢已 隨流水

漁家傲 千古龍蟠 井虎踞

浣溪沙 畫鴉兒 正妙年

又 夢江湖 費五年

虞美人 波聲拍枕 長淮曉

行香子 北望 平川

如夢令 水垢受何 會

又 自淨 能淨

浣溪沙 細雨斜風 作小寒

滿庭芳 三三 年年

水龍吟 古來雲

滿庭芳 歸去

南鄉子 春遊

又 鏞鞀玉

又 未倦長

漁父 飲

又 漁父

又 醒父

又 漁父

菩薩蠻 買田陽羨

蝶戀花 雲上水縈回

又 自古漣漪

水調歌頭 昵呢兒

水龍吟 似非花還

滿庭芳 香盤

西江月 莫歎落平

定風波 月滿若溪

點絳脣 我輩

臨江仙 多病休文

南歌子 山與歌

又 古岸開

減字木蘭花 雙龍起

鵲橋仙 乘槎去

點絳脣 悲秋

又 莫唱

好事近 湖上雨

漁家傲 送客歸來

浣溪沙 雪領霜髯

又 料峭東風

又 陽羨姑蘇

西江月 公亂子眼

又 小院朱

又 怪此花

木蘭花令 無寒暑仙骨

虞美人 歸心正似

臨江仙 一別都門

八聲甘州里有卷情風潮來萬

西江月舟昨京口

臨江仙歸去勸好張

木蘭花令長霜淮餘已失

減字木蘭花月春庭

滿江紅東清流穎

浣溪沙芍藥櫻桃

減字木蘭花落回風

生查子君來度別

青玉案吳三年路枕上

戚氏山玉龜

歸朝歡我夢扁舟

木蘭花令梧桐葉上

浣溪沙洛羅漣空飛

臨江仙都過了日春

帶人嬌蒼白顏髮

西江月愁玉骨那

減字木蘭花春杖牛

鷓鴣天笑燃紅梅

卷三

水龍吟接小溝江東

又露寒煙冷

滿庭芳虛蝸名

永遇樂山天橫末

雨中花慢邃院重

又嫩臉甚

一叢花臘今年春淺

三部樂如美人

無愁可解百光景

賀新郎華乳燕飛

哨徧畫睡起

木蘭花令元宵好似是

又經句未識
東君信

又開高平四面
雄壘

西江月
聞道雙

華清引
幸平時
蓮湯十月

蘇幕遮
晴暑籠

烏夜啼
莫怪歸

臨江仙
磨我句
鈍端來

又忘卻成都
來十載

又尊酒何人
懷李白

又冬夜寒
冰合井

又誰道東陽
都瘦損

又昨夜宿江
何處渡

漁家傲
情一曲
幾許關

又臨水縱橫
回晚鞦韆

定風波
與客攜壺
上翠微

又莫怪鴛鴦
鋪帶長

又好睡慵開
厭厭遲

南鄉子
冰肌雪透
香肌透

又天與化
工知

又寒玉細
凝膚

又恨望送
春杯

又何處倚
闌干

菩薩蠻
畫檐初挂
彎月

又風迴仙
扇取

又城人靜
見靜女

又繡簾高捲
傾城出

又落花閒
院

又火雲凝汗
揮珠顆

又嶠南江淺
紅梅小

又翠鬢斜
幘

又柳庭風靜
人眠晝

又井桐雙照
新妝冷

又雪花飛暖
融香頰

又娟娟侵
髮

又蓮香莫惜
承步

又玉鑲墜耳
黃金飾

浣溪沙
冷珠檜絲杉

又霜髮真堪
插拒霜霜

又傅粉粉奴郎君

又菊暗荷枯
一夜霜

又道字成嬌訛
語未成

又駐李輪溪邊
畫李輪

又四面荷垂楊

又怪見眉間
一點黃

又雪門外東風
灑外裙

又輕汗微微
透碧紈

又徐邈賢能中
酒聖賢

又勝傾白蓋相逢
傾白蓋

又炙手無人
傍屋頭

又畫隼橫江
再遊

又不入破袂輕風

又風上捲鉤珠簾

又西塞山邊
白鷺飛

又水花漫流銀塘

又到幾查梨
雪共霜

又山色橫侵
蕪暈

又斂晚翠蛾花前

又貼水飛輕雲

南歌子
日綻薄花房

又家師曲唱誰

又紫陌尋
春去

又笑怕
微胃

又寸恨誰
云短

又蟠緝縮雙

又琥珀裝
腰佩

又新雲鬢裁
綠絲

又見說東
園好

江城子
銀濤無際捲蓬瀛

又過西雲樓雨
墨雲拖

又膩紅勻臉
檀紅唇

蝶戀花
花褪殘紅杏

又樊一頰櫻桃
素頰櫻桃

又芳草歇闌珊

又初泛泛五東風

又初記得畫屏

又昨夜秋風

又消玉暑枕冰寒

又雨霰火疏疏

又蝶懶鶯慵

減字木蘭花
雲鬢傾倒

又珍閣溪

又亭下光

又風曉細來

又舊天路台

又絕琵琶

又皓雲白容

又金玉蕊房

又奇海南

又意神定閒

又旋銀箏

又解鶯初

又遊江女南

行香子
綺席機終

又承三明入

又無清塵夜

又霜風夜

點絳脣
閒牀倚

又飄紅香杏

又輕醉舟

又鳥啼轉

阜羅特髻
拾翠菱

虞美人
今定場在賀老

又落花已作

又生冰肌自是

又深深庭院

又持杯遙勸

如夢令
為向東坡傳語

又前手種李堂

又樓上層
樓登蠟

阮郎歸
咽新槐高柳

又暗香浮動
月黃昏

訴衷情
一海棠珠綴
重重

又琵琶初上
小蕊

謁金門
裏秋帷

又關秋池

又雨今夜

好事近
危煙外倚

天仙子
花走馬探花
發未

翻香令
金爐猶暖
麝煤殘

桃源憶故人
人華胥夢斷

調笑令
漁漁父

又歸鴈

荷花媚
霞苞電

占春芳
了紅杏

一斛珠
春洛晚城

意難忘
鶯花擁

後記

序論

我們祖國的詩歌，自詩經以來，綿歷二千數百年之久，不斷產生着豐富多采的新形式。這些新形式的產生，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開拓它的廣大園地，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一般所說的詞，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這種『倚聲填詞』的新形式，從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五、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的會有『句讀不茸』（李清照說）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也就不妨『一洗綺羅香澤之

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從『曲子』中解放出來，在詞壇獨樹一幟，打開『以詩爲詞』（陳師道說）的新局面。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的。

在『橫放傑出』的東坡詞派尙未崛起之前，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績的，在晚唐則有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則有柳永，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避暑錄話卷三）。這樣，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從心所欲』的來說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溫、柳二家的開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曾說過：『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渭南文集卷